

蓬廬文鈔

秦維臧君饋書

漢陽葉
同治元年
趙橋家

藏

臧拜經別傳

揚州阮元撰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鏞堂武進縣人父繼

宏業賈康熙間有與閻百詩同時老儒王琳^林先生名琳者拜

經之高祖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盧學士^{文昭}主常州書院

拜經往受經學抱玉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質于學士學士

驚異之于校經典釋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

定錢少詹^{大昕}青浦王侍郎^祖金壇段縣令^{王裁}講學術錢

公王公薦拜經于湖廣總督畢公沅授其孫蘭慶經嘉慶元

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

纂詁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校刊于板而臧氏經義雜記諸

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闢詒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詁校勘注疏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東侍講芳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昌從之學秋試房考吳美存編修其彥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卿太守秉

綬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于北關署中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應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吳編修延之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于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沉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續其高祖將絕之學修身著書並見于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

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

友乎其為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謂其

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

雜記為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亟稱之用筆圖

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叙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之

訛閩縣陳恭甫編修壽祺歎為絕識又著拜經堂文集四卷月

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

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于夏易傳

一卷以子夏傳為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采釋文正義集解

古易音訓大衍議五家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旨如王

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二卷訂詒一卷顧千里廣所以為輯韓詩者衆矣此為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于元初因竇應劉端臨台拱獲交拜經十年之間于我乎館者為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為副本以原本還其家叙玉林先生入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焉顧儒林為

國史文體宜簡乃復述其未盡者為別傳以告後之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亡友臧君誄

武進臧君歿於京師余方遊冀州逾月知耗念自交契星回歷
七君以學問益我以手足愛我非尋常之相與能不痛哉今夏
四月君方病遽余往問之當在牀第編校未休因出少時所校
月令藥記二篇屬余審視余以二篇之意勸之曰足下抱病而
好學不輟或者朝聞之意乎然月令順陰陽候天氣藥記言合
生氣之和故吸新吐故陰陽之藏也進退步趨剛柔之節也養
生者適儒者之要道非道家之曲說足下誠銳精覃思亦宜休
息隨時養其氣所以舉萬事存其身所以集令名君得余書時
已沉困荅以難瘡遂以嘉慶十六年七月癸卯卒於京師之逆

旅昔歲乙丑余往貴州以書別君君復書曰努力此別誠恐骨
肉委同艸露身後之文則以相托雖余之譎陋得交於君而素
不善文即作之亦何益損然君之手札七年以來猶在囊篋念
其相知適益余悲又安得不為君誄乎君名庸字西成原名鏞
堂以縣學生為國子監生年四十五其友長洲宋翔鳳為之誄
曰象緯在天江河在地人思不滅適有名字吁嗟吾友弱年勵
志手抱篇策迹在寰肆性命古文糞土時議當其一得即有獨
至窮原得根柢同覈異異彼冥行索塗擗埴名動鄉曲學求大師
盧君講授高足相隨錙向校藝揚雄識奇君從脩定見跋不疲
繫余伯舅葆琛先生絕學是追說字解經非世所知君之得力往往

在茲著作初就矯矯冠時尚書家學五十六篇忍飢閉門心孤
力專伯叔手寫遺經遂傳北海論語散如秋煙拓遺苗缺細別
精擘世之善本惟此一編字無亥承書積丹鉛烏呼韞櫝竟盡
君年拜經日記過從頻讀鱗聲轉注發蒙起覆宿儒首肯後學
心服充君志趣心力耳目然疑皆定往詁可復君之功勛在彼

卷軸君之地位躒孔凌陸沾溉人間充棟連屋中丞切切

阮中丞

字詒經鄧太傅休休

朱太傅

歎其遺珠雞鷺白鵠瓦礫瑾瑜感士

不遇困於庸夫我有千載彼有須臾何必戚然遂悲窮涂況今
大暮知陋一隅徒有故人腸斷形枯索交斯世相見稍晚君方
失弟大自銷損骨肉沉摯友道惘歎接遇俗流迥訝偃蹇語言

外吃精神內捷性情所到推微及遠束脩至薄族部分散孰云
纖齋寒士所短君有婦子方阻朔南魄散京國魂反江潭鴻儒
易失議論誰堪著作千古同心兩三涼颺已至寒雨相兼一鐙
閒館和墨書縑曰言與行憾無芥纖清風自今留為後談烏呼
哀哉



拜經堂文集序

武進有玉林臧先生者通經學古著書甚富



在東在東承其家學屏去俗好不屑蹈常襲故以合於時而獨
與其弟禮潛心為漢儒之學禮歿在東泫然心傷而余為文傳
之逾數年在東來京為今侍郎吳君烜纂中州文獻考余方約
其歸江南同修無錫金匱縣志而在東亦尋沒可憑也學者去
聖既遠百家衆說紛然具陳苟擇焉不精則說經而經愈亡近
世承學之士多宗漢學往往目未覩程朱之書厭薄宋儒指摘
其瑕疵以相毀謗當亦漢儒之所不與也在東之學師餘姚盧
紹弓先生因主張許叔重鄭康成諸儒而其與阮侍郎雲臺書

云程朱於聖門躬行之學為近是其言於宋儒不為無見余官
京師在東偕其鄉人惲子居集余邸其議論有合有不合而要
以古人為歸蓋子居為鄭清如之甥而在東嘗學於清如又皆
與張臯文為友殆其師友之授受切劘有相類者猶憶紹弓先
生老居杭州余嘗與往還無何出遊阻之不獲而先生竟沒於
毘陵身後寥落生平所手定古本書及其著作皆鬻於他氏為
之慨然今在東歿而其子相持拜經堂文集乞余序余故序其
文而及之時嘉慶二十年仲春無錫秦瀛序

昔昌黎韓氏有言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豈不以孟子之
書本於道性善而正人心人之所以為人心與性而已六經者

聖人所以治人之心性舉而措之事業以為天下國家者也然
而訓詁不明則經之旨或晦焉故漢人之說經其有功于經也
甚著近世之學者爭言經學而好宗漢人其所師承皆有依據
吾友臧君在東其一也在東少與余善嘗命其弟禮從余遊禮
固以孝友著禮卒而復以命其子相相遊吾門甫二年而在東
沒相克成先志輯其父拜經堂遺文欲梓之以行遠而問序于
余余讀其文說經者居十之七八其訓詁之精考訂之確于漢
人之學深焉余性固陋又多疾不能博覽詳考顧少讀韓氏之
文又讀程朱書而善之以為得六經之義為多而于漢人之學
則雖知好之而非性之所近以序在東之文能勿慚乎獨計在

東生平里居之日少不克過從講習以求治經之源委而其弟
若子不使之就學他氏而獨以命余則于余殆非無意者故嘗
以謂相先治漢學以通其訓詁繼治宋學以究其義蘊尤必明
乎聖人所以作經之旨而于孔孟程朱之道同條共貫以善反
之身始可以進于儒者雖與世異趨毋悔焉在東可作不識以
吾言為然耶否耶嘉慶二十有二年九月朔日同里吳士模序

拜經堂文集

目

卷第一

克己復禮解

仍舊貫解

孟子言伯夷論

夫死適人及出妻論

為妾服總議并釋

昆弟兄弟釋異

弟婦釋



魯惠公夫人子氏考

五岳釋

頌釋

卷第二

子夏易傳序

刻呂氏古易音訓序

刻詩經小學錄序

題蜀石經毛詩考證

刻蔡氏月令章句序

題夏小正全書目錄